

第一章 人口分布和地理环境

佤族是我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居住于云南省西南部边疆地区。据1982年人口普查，佤族人口共二十九万八千余人（解放初约为十七万五千人，1977年约为二十六万六千人），分布在云南省西盟、沧源、孟连、耿马、澜沧、双江、镇康、永德等县，以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腾冲、昌宁、景东等县。西盟、沧源二县是佤族主要聚居县，二县佤族人口约占我国佤族总人口的51%，^①约占二县总人口的80%，其余20%为傣、汉、拉祜、彝和傈僳等族。孟连、耿马、澜沧、双江和镇康、永德等县是佤族分布的边缘区，前二县佤族人口约占二县总人口的20.24%，主要与傣族、拉祜族、汉族交错居住；后四县佤族人口约占四县总人口的8.7%，主要与汉族、拉祜族、傣族交错居住；在这六县境内还居住着哈尼族、彝族、布朗族、德昂族、傈僳族、景颇族和回族等。从佤族主要分布的地区看来，各民族分布的特点，大体上是：傣族居于坝区，汉族居于集镇和交通线上，佤族和其他民族居于广大山区。

佤族与其他民族交错居住的这一特点，很早以前就开始产生了，经过后来特别是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的民族不断迁徙，就大体上形成了目前的状况。这一交错居住的状况，表明各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也给他们在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互相影响和互相促进提供了便利条件。

佤族分布地区约当东经99°——100° 北纬22°——24° 在澜沧江和萨尔温江之间，怒山脉南段展布的地带。在这一地带里，山岭重叠，平坝极少，故又称阿佤山区。山脉走向自北而南，逐

渐低缓。境内主要大山有照房山、回汗山、四排山、窝坎山、芒告山、安东山、邦盆山、莱姆山（又称公明山）、困马山、西盟山、龙坎山、大黑山、莱相山和莱云枝山等。诸山构成澜沧江和萨尔温江的分水岭。最高山峰海拔2800米，最低的山麓小坝和谷地海拔也在1000米上下。山沟纵横交错，构成大小河流，其中较大的有勐董河、拉勐河、小黑江、黑河、南览河和南垒河，流入澜沧江；有南汀河、芒库河、南滚河、南马河、库杏河、南康河、南锡河和南卡江，流入萨尔温江。诸江河水源充足，是发展水利的丰富资源。

阿佤山区地属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适宜于农业和林业。年平均气温沧源县为17°C上下，西盟县为15°C至16°C，最高气温可达35°C，最低至0°C。常年雨量1500—3000毫米，其中约80—95%的雨量降于6月至10月间，这时称为雨季；其他月份很少落雨，称为干季。土壤有红壤土和黄壤土，分布于山区，适宜种旱稻和包谷；其次有粘土，分布于坝区，适宜植水稻。农作物以稻谷为主，其他有包谷、荞子、小红米和豆类。经济作物有甘蔗、茶叶、草棉、木棉、麻、烟草、蓝靛、药材、龙舌兰和紫梗等等。茶叶和紫梗很有发展前途。木棉在历史上曾经大量种植，唐朝时期，曾以“木棉濮”这一称谓来称这带地区的居民。

阿佤山区气候温和，林木茂盛，翠竹成林，四时葱绿。原始林和次生林分布于高山、谷地和村寨周围。除木材林和竹林外，还有黄果、菠萝蜜、芭蕉、多衣果、木瓜、核桃、花椒、砂仁、龙血树等果树和经济林木。在森林和灌木丛中，栖息着象、虎、豹、熊、鹿、麂子等各种动物。虎骨、鹿茸、熊胆、熊掌、象牙、虎皮曾是当地的名贵特产。现在为了保护稀有动物，已不许再猎取了。

阿佤山区蕴藏银矿之丰富，久闻于世。明末清初，就已大量开采。清乾隆年间，汉族在这里建立了茂隆银厂，曾具有“矿工

数万人，周围百余里”的规模。解放以后，经过初步勘察，阿佤山区尚蕴藏着铁、铅、铜、金等金属矿和煤、云母、石棉、石膏等多种非金属矿。

阿佤山区丰富的物质资源，在解放以前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解放以后，它才变成了人民的财富，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满足人民群众要求的物质基础。

第二章 佤族来源和居住区域的历代建置

第一节 佤族来源

佤族的自称，各地有所不同。大体说来，居镇康者称“佤”（vaʔ）；居耿马、双江、沧源和澜沧者称“布饶克”（paˊrauʔ，又译为“巴饶克”）“巴敖克”（paˊrauʔ）；居西盟、孟连者称“阿佤”（ʔa vaʔ）、“阿卧”（a vuʔʔ）、“阿佤莱”（ʔa vaʔ loi）、“勒佤”（le vaʔ）。根据这些自称的语音相近和对应规律，可分为大致相同的三个自称集团，即布饶克（包括巴饶克、巴敖克）、阿佤（包括阿佤、阿卧、阿佤莱、勒佤）和佤。“布饶克”意为住在山上的人，“佤”和“阿佤”的意思大致与布饶克相同。这说明，佤族很早就是山居民族，并因居住山区而得名。

其他民族对佤族的称谓也有不同。对镇康的佤族，傣族称“拉”（la），汉族称“本人”。“本人”即当地最早居民或土著居民的意思。对其他地区的佤族，傣族、汉族和拉祜族等通称他们为阿佤或佤佤。“佤佤”有大小之分。“大佤佤”指西盟等地社会发展比较落后和存在猎头习俗的佤族；“小佤佤”指双江、耿马、沧源、孟连、澜沧等地社会发展比较进步并已革除猎头习俗的佤族。“佤”为傣语，有奴隶的意思，所以“佤佤”这一称谓具有一定的侮辱性。解放以后，为了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对少数民族带有侮辱性的用语，根据本民族大多数人的意愿，报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改称佤族。

佤语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语支。根据语音、词汇和参考语法的差异，佤语又分为三种方言，即布饶克方言，又称岩帅

方言；阿佤方言，又称马散方言；佤方言，又称孟永方言。这三种方言分布区，与佤族自称三集团的分布区是相当的。而每种方言，又有土语的差别。语言是人们交往的工具，也是人们共同体的重要特征之一。语言上的同异可以反映人们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也可以反映它的逐步分化。从佤族方言和土语的差异，结合民族自称的情况，反映了佤族形成的过程，反映了现居于阿佤山的佤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比较大的迁徙移动。

佤语与德昂语、布朗语同属佤德语支。它们不仅在语音和语法上大致相同，词汇也很接近。佤语岩帅方言与布朗西定语比较 343 个词，其中同源词 164 个，占 47.8%，同源词中全同的 34 个，有对应规律或主要成份相同的 130 个；与布朗班驮语比较 468 个词汇，其中同源词 196 个，占 41.9%，同源词中全同的 54 个，有对应规律或主要成份相同的 142 个；与德昂三台山语比较 500 个词，其中同源词 190 个，占 38%，同源词中全同的 42 个，有对应规律或主要成份相同的 148 个。佤族马散方言与布朗西定语比较 309 个词，其中同源词 134 个，占 43.4%，同源词中全同的 21 个，有对应规律或主要成份相同的 113 个；与布朗班驮语比较 347 个词，其中同源词 134 个，占 40%，同源词中全同的 13 个，有对应规律或主要成份相同的 121 个；与德昂三台山语比较 377 个词，其中同源词 125 个，占 33.2%，同源词中全同的 13 个，有对应规律或主要成份相同的 112 个。佤语和德昂语、布朗语的这种密切程度，表明他们在民族来源上有同源关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居住地区接近，关系极为密切，故在古代文献记载中，也往往把他们视为同一族体。

南亚语系各族，包括佤族、布朗族、德昂族、孟族、高棉族等，是我国云南省西南部以及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广大地区里现有居民的最早的居民。而这带地区的汉藏语系的各族体，包括缅甸族、景颇族（克钦族）、傣族（掸族和泰族）等，则是后迁而

至的。后迁来的民族，究竟何时迁居这些地区，尚待考证研究，但从现有材料看，这一迁居过程大概从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南亚语系的佤德语支，包括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自古以来就处于这一语系各族的西北部，分布在澜沧江、怒江（流入缅境为萨尔温江）流域，北至保山、腾冲，以及永平、云龙，南至缅甸景栋和泰国景迈等地区。

关于人类的起源，在佤族中普遍流传着“司岗里”的传说。按照西盟地区佤族的解释，“司岗”是石洞或人类出来的地方，“里”是出来，意即人是从石洞里出来的。从石洞里最先出来的人是佤族，依次是汉族、拉祜族、傣族，最后是散族（可能是掸族）。这个出人洞位于阿佻山中部，在今西盟佤族自治县西约五、六十里的布拉得寨（又译为巴格岱，在缅甸境）附近的山上。至今西盟佤族还把它视为“圣地”，经常进行祭祀。按照沧源等地佤族的解释，“司岗”是葫芦，“里”是出来，意即人是从葫芦里出来的。这个葫芦，一说生长在莱姆山，一说生长在山通地方（距布拉得约几十里）。有的也说：人是老熊从石洞里背出来的。各地佤族虽然对“司岗里”的解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把阿佻山视为人类的发祥地。这反映了他们在阿佻山已经居住很久了，或是当地的最早居民。对“司岗里”的科学解释，可能是他们对远古穴居野处生活的回忆。

佤族古代的分布，虽然以阿佻山为中心，但却不限于阿佻山区。在我国的保山地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缅甸的兴威（又称木邦）和景栋，泰国的景迈等地区，至今尚有少数佤族居住。镇康以北，西至腾冲、梁河，北至永平、保山，东至景东、巍山，自汉朝至唐朝（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九世纪）曾是哀牢人、朴人和望人的居住区。哀牢是山名，居于其地的有朴人。当时的朴人，可能是佤德语支各族的统称，而望人（“望蛮”、“望外喻”和“望苴子”）则可能是指佤族。“望”

(vaŋ)与现在佤族的自称“卧”(Vo)、“佻”(Va)和“乌”(Vu),只是元音略有变化或尾音稍异,而且至今还有部分佤族自称“望”。所以在阿佤山以北地区,北至德宏和保山,古时无疑是有着相当数量的佤族分布的。在阿佤山以南,“这类人们……自称‘乌’或‘望’。然而他们最多的场合使用接近‘佻’的名称。缅甸称他们为‘拉佻’,暹罗称他们为‘佻’,汉人称他们为‘卡佻’。……景栋拉佻自述,而邻近诸地也说:拉佻曾是景栋区域直至景迈的土著居民。”^①“然姆和在同一方向的所有区域 昔日属于拉佻,而现在仅存少数。……其余已逃遁景栋四周山区中,而山区据说昔日也属他们。”^②现居住在缅甸景栋地区的佤族自称“佻”或“佻库特”。“佻库特”意即被遗弃的佤族。所谓遗弃,就是大部分佤族已经迁走了,现有者是遗留下来的。这表明,缅甸的景栋和泰国的景迈过去也曾是佤族的主要分布区。从以上材料,可以说明佤族原先的分布区域是很广的,东西跨澜沧江和萨尔温江,北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保山地区,南及缅甸的景栋和泰国的景迈一带,阿佤山则是他们的中心分布区。

自唐朝以后(当然不始于唐),佤族分布区的各个民族,发生了局部的迁徙和民族之间的自然融合。唐朝初年,南诏在唐朝扶持下,在唐朝和吐蕃两大势力的矛盾中间逐渐强大起来。南诏先后吞并其他五诏,占有了两爨之地,终于天宝九年(公元750年)脱离唐朝的统治而成为独立的政权。南诏是一个奴隶制的国家。在南诏统治时期,由于掠夺奴隶,编制奴隶生产,不断用政治力量,强迫云南民族迁徙。例如,南诏曾把西爨20万居民迁至保山一带的永昌地区,又把永昌地区的居民(主要是佤德语支各族和部分傣族等)迁实内地。这就引起了佤族北部地区民族居

见1900年出版的《上缅甸及诸掸族公报》,英文版。云南民族研究所张凤歧译为汉文草稿。

同上。“然姆”为缅甸景栋一地名。

住的变动。佤德语支各族在南诏的政治压力下，有些也就不断南迁了。元明时期（公元13世纪至17世纪中叶），佤族与内地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中原皇朝统治者的势力，达到了佤族整个分布区。傣族的势力在这一时期也有发展，南以车里（西双版纳）、北以麓川平缅（德宏和缅甸东北部）为中心逐渐强盛起来，这也引起了佤族分布地区的民族迁徙和变动。汉族自元明以来已成为今保山、昌宁和凤庆一带的主要居民，并逐步南迁至镇康、云县和临沧等地。至清朝中叶，汉族更迁居双江、耿马、澜沧等地，并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傣族也有发展迁移的趋势，一方面从德宏地区南迁镇康、孟定、耿马、双江、沧源及孟连、勐遮；另一方面从东南一线北迁澜沧、孟连、西盟及缅甸景栋一带。元明清以来，拉祜族也逐步从东北部和东部迁居双江、耿马、澜沧、沧源、孟连和西盟地区。由于汉族、傣族和拉祜族不断向佤族分布区迁徙，引起了佤族居住区域的变化。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与上述民族交错杂居起来，一部分自南和自北更向阿佤山区集中。佤族的迁徙，虽然与其他民族的迁徙有密切关系，但其内部也有着重要的原因。这主要是他们当时还处在狩猎采集和游耕农业的社会发展阶段。处在这一社会阶段的人们是不能长久定居的，经常的迁徙是出于他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当时，佤族经常的迁徙活动，从西盟佤族的记忆中得到证明。在西盟佤族定居之前，他们的迁徙活动是很频繁的。以西盟地区建寨较早的马散寨为例。该寨永欧姓人的家谱共27代，到马散寨定居有16代，另11代人迁居过46个地方；阿芒姓人的家谱共26代人，到马散有15代，另11代人迁居过48个地方；亚木姓人的家谱共25代，到马散有15代，另10代人迁居过52个地方；西俄姓人的家谱共26代，到马散约10代，另16代迁居过56个地方；永格莱姓人的家谱共19代，到马散有10代，另9代人迁居过75个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出佤族迁徙活动的频繁。

原在阿佤山以北和以南地区居住的佤族，一部分向阿佤山集中了，一部分仍留居当地。这可以从现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保山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缅甸景栋、木邦等地尚有少数佤族分布和上面提到的“佤库特”得到说明。留居的佤族由于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更为密切，居住接近甚至杂居，所以和其他民族也就必然发生了自然融合的关系。佤族和汉族、傣族相互融合的事实，虽然很少文字记载，但从下述情况可以想见。据元朝以前的史书记载，保山、镇康、永平、云县、凤庆和景东的主要居民是佤德语支各族，可是到了明末清初，这带地区的主要居民则已是汉族和傣族了。这表明佤德语支各族部分南迁了，部分与汉族和傣族融合了。民族之间的这种自然融合，直到解放以前，还表现得比较明显。例如，镇康的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由于他们和汉族、傣族杂居相处，就在社会形态上形成了共同的整体，在文化生活习俗上也非常接近，作为人们交往工具的语言，也都采用了当地通用的汉语。居于阿佤山边缘地区的双江、耿马、澜沧、孟连以及沧源的部分佤族，由于与傣族、汉族关系密切，社会发展也比阿佤山中心地区先进，不但革除了猎头习俗，采用了傣族、汉族的文化信仰，而且大多数也改用了汉族的姓氏。现居住在缅甸景栋一带的佤族，其中一部分被当地掸族称为“掸罗佤”。“掸罗佤”，就是受掸族影响较大，信仰佛教，经济政治文化习俗以及语言已经与掸族很接近的佤族。这都反映了佤族与汉族、傣族（掸族）自然融合的过程。在民族自然融合的过程中，也存在着部分先进民族融合于落后民族的情况。例如，清朝乾隆年间，以吴尚贤为首的部分汉族，到阿佤山班洪、班老等地开银矿，建有茂隆银厂。该厂停办后，有不少汉族矿工流落当地，融合于佤族。直到现在，姓“吴”的佤族还被当地佤族称为“kon hɔʔ”（过恩伙）意即“汉人之子”。但在一般情况下文化水平高的民族总是要占优势的，这可以说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在佤族、汉族和傣族之间的互相融合中，虽然部分汉族和傣族融合于佤族的事例也是存在的，但更多的是佤族融合于汉族或傣族。民族间的这种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发展的进步现象。

经过长期的和逐步的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到了清朝中叶以后，佤族的分布情况就大体形成了今日的状态。

第二节 佤族居住区域的历代建置

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开西南夷。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益州郡，领县二十四，其中有隗唐和不韦二县。隗唐县在今云龙县一带（有说在今保山市境），不韦县在今保山市境^①。

后汉光武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西南诸夷尽反，益州太守与战，败退朱提。十九年（公元43年），威武将军刘尚讨之，皆破。二十一年（公元45年）春，刘尚追夷渠帅栋蚕至不韦斩之，西南夷悉平。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哀牢王贤栗等率其种人二千七百七十户，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九人，诣越隗太守郑鸿降，求内附。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附，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以其地置哀牢（今永平以西一带）、博南（今腾冲一带）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不韦、隗唐、比苏、牂榆、邪龙、云南）合为永昌郡。”郡治设于不韦^②。

见《明史》卷314云南土司传，《滇南杂志》卷4，《永昌府志》卷8。
见《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

西汉设置不韦、隗唐二县，东汉设置永昌郡，说明两汉皇朝的统治势力已达澜沧江以西佤德语支的分布区。而永昌郡之所以设立，正是由于哀牢王的先后两次内附，大量人口和广大地区的内属，因而设置了永昌郡。所以，当时行者曾作歌说：“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它人。”^①这说明，佤族及其同一语支各族的先民已与汉朝发生了统属关系。

三国时期，云南称为南中，属蜀汉。蜀汉后主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南中建宁郡雍闿、孟获等叛蜀附吴。吴遥授闿为永昌太守。永昌郡人吕凯和郡丞王伉则抗拒雍闿、孟获而固守属蜀^②。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率众南征，南中平定。诸葛亮的兵力曾达永昌郡，与吕凯会师^③。当地居民至今还流传着有关孔明的传说。这种传说，也流传到镇康、耿马、沧源、澜沧和西盟的佤族中。

西晋武帝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分益州地置宁州，领永昌郡。永昌郡领不韦、永寿、比苏、雍乡、南涪、隗唐、哀牢和博南八县。永寿县为今镇康、耿马一带，曾为晋代永昌郡的郡治。东晋成帝咸和八年（公元333年），李雄陷宁州，复置汉州，亦领永昌郡。咸康八年（公元342年）裁永昌郡。南朝宋、齐、梁、陈，仍置永昌郡，属宁州^④。

隋文帝开皇年间（公元581—600年），南中爨玩等窃据不宾，命史万岁讨定之，永昌郡归益州总管管辖^⑤。

从三国至隋朝三百七十余年间，中原是分裂混战多事之秋。因此，历代皇朝虽承设永昌郡，但实际统治力量常未能深入，

见《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

见《三国志》卷43吕凯传。

见《三国志》卷33后主传；冯甦：《滇考》。

见《永昌府志》卷9。

⑤见《隋书》卷53史万岁传，《永昌府志》卷9。

宋、齐、梁、陈诸王朝只是遥领而已。

唐朝前期，云南设有姚州都督府，永昌郡地属姚州都督府管辖。开元以后，南诏强盛，统一六诏，并两爨，几乎尽有云南之地。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南诏王阁罗凤叛唐割据，对唐时叛。南诏王异牟寻统治期间，南诏势力达到了今之镇康、德宏以及缅甸境内。他曾“破群蛮，尽掠其人，以实其东北，取其地南至青石山缅界”^①。南诏的辖区，“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②。南诏把直接管辖的地区划分为七节度（即弄栋、银生、剑川、丽水、永昌、会川、通海）和十睑（睑相当于州，即羊睑、赵川睑、白崖睑、南河东睑、义督睑、路睑、越睑、楼头睑、成偈睑、威远睑）以理之^③。在永昌、银生二节度和越睑都有佧族先民的分布。南诏并征澜沧江以西的望蛮（即后来的佧族）服兵役，“凡出征以望苴子为前驱”^④。在宋朝时期（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佧族分布的北部地区，属于当时大理国的永昌府地^⑤。

蒙古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平定大理，继征澜沧江以西地，其势力范围较之前代向南向西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佧族的主要分布区，北部属镇康路军民总管府和顺宁府，其南属孟定路军民总管府、谋粘路和银沙罗甸等处宣慰司。镇康路军民总管府，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设置，包括今镇康、永德等地^⑥。

“顺宁府本蒲蛮地，元泰定间内附，天历初置顺宁府”，治今凤庆^⑦。蒲蛮是当时佧德语支各族的统称。孟定路，至正二十一年

《元史》卷61地理志。

《新唐书》卷222南蛮传。

见冯甦：《滇考》。

《新唐书》卷222南蛮传。

见《元史》卷61地理志，《明史》卷314云南土司传。

⑥见《明史》卷314云南土司传。

⑦同上。

(1361年)置，治今孟定，辖孟定一带地区。谋粘路，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置，包括今临沧、双江、耿马等县地^②。银沙罗甸等处宣慰司，包括今沧源、西盟以及澜沧县的部分地区。

明朝在佤族地区设有镇康御夷州、孟定御夷府和孟连长官司。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又析孟定府地置耿马宣抚司，仍属孟定府^④。镇康御夷州是以今镇康县、永德县为中心的一带地区。孟定府的地界，各书记载略有不同，大体是东接云州，南接孟连，西木邦，北镇康^⑤。孟连长官司即今孟连、澜沧和西盟等地区。耿马宣抚司与孟定府以喳哩江为界，江北属耿马，南属孟定，其地东至威远州，南至孟连长官司，西至木邦，北至镇康^⑥。明时，佤族大部分分布在上述建置以内，另外在车里军民宣慰司、孟良御夷府和木邦军民宣慰司境内也有部分佤族居住^⑦。

见《明史》卷46地理志。

见《明史》卷46地理志，《中国历史地图集》元图云南行省图。

②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元图云南行省图。

《明史》地理志和云南土司传云：镇康州元为镇康路军民总管府，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改为府，十七年(公元1384年)降为州，后废，以其地属湾甸州，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复置。孟定府元为孟定路军民总管府，洪武十五年改置。孟连长官司旧属麓川平缅宣慰司，后隶孟定府，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设长官司，直隶都司。耿马宣抚司，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析孟定地置。

⑤《明史》云南土司传、《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和周季凤《正德云南通志》云：孟定府东至威远，南至木邦，西至陇川，北至镇康；刘文征《天启滇志》云：东接云州，南连孟连，西木邦，北镇康；师范《滇系》云：东接威远界，南至孟连长官司界，西至陇川宣抚司界，北至镇康州；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东接云州，南接孟连，西木邦，北镇康。按：所载孟定府界包括耿马宣抚司在内，因耿马宣抚司万历年间才析孟定地置，而且仍属孟定府。

⑥见刘文征：《天启滇志》卷30。

⑦《明史》云南土司传和《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云：车里军民宣慰司，元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以其地建车里军民总管府，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改置车里军民府，十九年(公元1386年)改置军民宣慰使司，其界东至落恐蛮，南至波勒蛮，西至八百大甸，北至元江府。按：车里军民宣慰司即今西双版纳地区。

上书云：木邦军民宣慰司，元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立木邦路军民总管府，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改为木邦路，后为麓川所并，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复立为府，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改为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其地东孟定，南孟密，西缅甸，北芒市。

《明史》云南土司传和《读史方舆记要》云：孟良御夷府，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设，其地东至车里宣慰司界，南至八百大甸界，西至木邦界，北至孟连长官司界。

清沿明制，设治稍有变更。清朝初年，佤族主要居住区分属镇康州、孟定府、耿马宣抚司和孟连长官司，皆隶永昌府（治保山）。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升孟连长官司为宣抚司。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耿马和孟连二宣抚司改隶顺宁府。这时，孟定势衰，仅保有东北两面接耿马，南接班洪及户板，西接麻栗坝的狭小地区^①。耿马宣抚司势强，其辖区东北至顺宁府，东至威远州，西至木邦，北至镇康，南至孟连^②，包括今耿马、沧源和双江等地区。孟连宣抚司东至南朗河与孟遮交界，南至丙海山与孟养交界，西至南化河（疑是南卡江），北至辣蒜江（即小黑江），包括今孟连和澜沧、西盟部分地区。

自清嘉庆至光绪一百余年间（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佤族、傣族、拉祜族、布朗族以及当地其他民族反对清皇朝和当地傣族土司的斗争，前赴后继，大大削弱了各土司的统治势力。因此，清朝政府为了加强统治，建置上又有了某些变动。光绪初年，清皇朝除继续扶持原来的孟连宣抚司、勐勐土巡检，耿马宣抚司升为宣慰司，镇康“改土归流”，析耿马地置勐角董土千总和班洪土都司，析孟连地置西盟土千总、上勐允土千总和下勐允土千总，并于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建置了镇边直隶厅。厅治澜沧勐朗坝（今澜沧县治），辖今孟连、西盟、澜沧和沧源等地区，当地土司皆隶属之。

民国年间，镇康、双江、澜沧（包括孟连和西盟）皆改设为县，沧源、耿马置设治局，以直接统治当地各族。同时，仍保存着原有的各土司（虽然他们的势力已很衰弱了），加以利用。

从佤族与中原皇朝关系的发展和他们的居住区域的历代建置，可以看出自汉朝以来，佤族就与祖国内地各族人民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的居住区域早已成为祖国版图的一个组成部分。

^①见《永昌府文征》《记载》卷35。

^②见《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483。

第三章 佤族社会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 古代的佤族

一、关于“司岗里”的传说

在佤族中，广泛流传着“司岗里”的传说。佤语“司岗”，意为石洞，“里”意为出来，所谓“司岗里”其意就是人是从石洞里出来的，也就是有关人类起源的传说。根据西盟佤族自治县马散大寨佤族的传诵，把它译为汉文，约有一万多字，现述其中主要内容如下：

“利吉神和路安神创造了天和地 创造了太阳和月亮 创造了动物和植物，创造了人，把人放在石洞里。后来木依吉神让小米雀（鸟名）啄开石洞，人才从石洞里出来。佤族最先出来，随后是汉族、拉祜族、傣族和散族。人从石洞里出来后，不会说话，也不会种地，到处奔走。

“人和野兽一起走。兽走在前，人走在后。人饿了就吃野兽的肉。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了大海。人们向木依吉要谷种。他把谷种放在海水底下，人取不出来。让野兽去取，也取不出。后来，蛇用尾巴插入水中，才取出来了。人们有了谷种，就砍树割草，开始会种地了。

“人们看见岩燕（鸟名）做巢，也学着做。从此，人们就有了房子住了。当时的房子是很矮很矮的。

“雷神和他的姊妹成婚，于是谷子长不好了。大家抄了雷神的家。雷神从此跑到天上去了。

“人们用的火熄了，便向天求火。猫头鹰去求火，没有求来。萤火虫去求火，求来了，可是没有学来取火的方法。又叫蚱蜢去求火，才学会了雷神取火的方法，教给人们磨擦取火。

“人们让格雷诺和格利比两人来当领导。格雷诺是男子，格利比是女子。他俩结了婚。格利比创造了道理，从此有了兄弟男女之序。女子比男子先懂得道理，男子要听女子的话。后来，女子不愿当领导了，便让格雷诺来领导。但是男子有不懂的事情，还要向女子请教。女子共领导了三代人，男子才领导了二十代人。”

这个传说，虽然参杂了宗教迷信的内容，历代相传也会有不少附加成份，但却反映了佤族古代生活的片段。人从石洞里出来，大概是对远古穴居生活的回忆。与野兽为伍，反映着狩猎时代的生活。有关求谷种的传说和到处迁徙，说明着初期农业的特征。雷神与姊妹通婚和格利比与格雷诺领导关系的变化，反映了佤族曾经经历了母系氏族阶段，后来才过渡到父系氏族，也反映了从群婚到对偶婚、到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

二、哀牢人与佤族的关系

东汉时期，在永昌郡居住着所谓哀牢人。关于哀牢人的记载，在现存古文献中，最早的要算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中的《南中志》了。稍后，有南朝宋时范晔《后汉书》中的《西南夷传》。但这两书记载永昌郡的哀牢，不仅史实的纪述有详有略，而且名称的使用亦有同有异。《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记载是：“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妇人名曰沙壶，

这个传说，根据西盟佤族自治县马散寨窝努小寨大魔巴艾扫口述，由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组邱锜锋、聂锡珍和傅懋斐等同志记录、翻译、整理。载《佤族社会历史调查》（二）。

依哀牢山下居，……。”而《后汉书·西南夷传》的记载则说：“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壶，居于牢山，……。”在《华阳国志·南中志》里，哀牢是国名、山名，是作为地区名称来使用；而在《后汉书·西南夷传》里，哀牢则是“夷”名，族名，作为一个族的称谓来使用。《华阳国志·南中志》把哀牢作为地区名称，因而纪述了哀牢区域的大小，居住于这一区域里的各族以及各族居民的总户数：“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胸、檐耳种，闽、越、濮、鸠僚，其渠帅皆曰王。……（永昌郡）属县八，户六万，……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僚、僮、越、裸濮、身毒之民。土地沃腴，……。”所有这些记载却都不见载于《后汉书·西南夷传》。《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了哀牢王贤栗等和哀牢王柳貌曾先后两次率种人内属，其先后内属人户合计，为户五万四千六百六十，口五十七万一千三百七十。两次内属户数五万四千六百六十，虽与《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载“户六万”之数接近，但《南中志》所载“户六万”，是纪述永昌郡所属八县各族（闽、越、濮、鸠僚等）居民的总户数，而《西南夷传》所载先后内属户数五万四千六百六十，则是纪述为哀牢、博南两县“哀牢夷”邑王七十七人所统辖的户数。两书除了这些不同记载外，《后汉书·西南夷传》还载有“哀牢夷”与“昆明夷”在博南的一次战役：“建初元年，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遂杀太守而反叛，攻雋唐，太守王寻奔牂牁，哀牢三千余人攻博南，……。明年春，昆明夷鹵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而这一记载，却不见载于《华阳国志·南中志》^①。

根据两书有关哀牢的记载，对于哀牢人族属的研究，过去曾几种不同的说法。有的学者根据两书所载哀牢“臂腔刻文”、

参见《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